

再走长征路 见证新时代

红军走过的田心村 年轻人带着无人机回来了

中经记者 陈靖斌 赵毅 清远报道

竹山上空，螺旋桨声压过风声。

一架黑色无人机从山坡上方飞来，机身下垂着长长的吊绳。山下空地上，毛竹一根挨一根码

放，切口露出浅色纹路。操作人员站在村道边，仰头盯着无人机，等待竹子从山腰越过田坎和民居，稳稳落到路边。

过去，这些竹子要靠人从山里一根根背下来。如今，一架无人机改变了竹山上的劳作方式。

“10个人一天干的活，无人机一台就够了。”广东清远连州市瑶安瑶族乡田心村党总支副书记谭嘉俊说。

谭嘉俊是把无人机带进竹山的返乡青年之一。看无人机作业时，他像个盯着生产进度的创业者；回到村门楼下，他又成了讲述红军故事的人。

门楼旁，刻着一幅红军长征经过广东的线路图。谭嘉俊抬手指向图上的红色线路：“红军长征时经过田心村，在这里打过一仗。现在还有6位革命烈士埋葬在村里。”

田心村夏季气候凉爽，暑假期间，不少游客会到村里玩水、避暑、采茶，体验瑶族文化。红色展陈完善后，村里希望把自然资源、瑶族文化和红色历史连接起来，让沿着山路进村的游客能够多停留一段时间。

田心村约有603人，常住人口以老人和孩子居多。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，愿意留在村里上山干重活的人越来越少。

“像我们这些90后，在家的找不出5个人。”谭嘉俊说。这个藏在连州北部群山中的瑶族村庄，正试着把两条路接在一起：一条是红军曾经走过的山路，一条是年轻人带着无人机重新打开的产业之路。

村民为6位烈士留出一个节日

6位红军战士牺牲后长眠于牵牛岭。多年来，田心村村民自发修墓、祭扫，并把农历五月初九称为“红军节”，让无名烈士始终留在村庄的集体记忆中。

从门楼往山林深处走，红军烈士墓静静立在石阶之上。

墓碑上方嵌着一颗红星，黑色碑身立在石砌墓墙中央，墓前摆着红色香炉，身后是浓密的树林。山风吹过，树影落在石阶上，四周只剩下枝叶摩擦的声音。

当地资料记载，红军曾在牵牛岭一带与敌人发生过战斗。6位红军战士牺牲后，当地村民将他们合葬在一起，形成了如今的红军烈士墓。

谭嘉俊介绍，2017年，村民自发对烈士墓进行整合，重新立起墓碑。此后，当地逐步完善进山道路和墓地周边设施。

“从2017年开始，每年农历五月初九，村民都会自发过来祭拜红军。”他说。

农历五月初九，在田心村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。村民带着祭品走进山林，有时还会请来舞狮队，在烈士墓前祭拜6位烈士。有人从村里走来，也有人从外地赶回。老人把红军的故事讲给后辈听，孩子跟着大人站在墓前。村民把这一天称为“红军节”。

这个由村民自发延续的节日，没有复杂的仪式，却让6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烈士一直留在村庄的生活中。谭嘉俊讲述这段历史时，反复提到“自发”二字。村民不是偶尔来听一段历史，而是在一年一年的生活中，主动为6位烈士留出一天。

门楼旁的线路图，标记着红军经过田心村的方向；牵牛岭上的烈士墓，把这段历史留在山中；每年五月初九村民上山脚步，又把过去带回今天。

目前，田心村正在完善红色文化展陈。谭嘉俊说，展陈开放后，游

客来到村里，除了看梯田、竹山和高山茶园，还可以了解红军经过田心村、当地瑶族群众帮助红军以及红军纪律等故事。

田心村夏季气候凉爽，暑假期间，不少游客会到村里玩水、避暑、采茶，体验瑶族文化。红色展陈完善后，村里希望把自然资源、瑶族文化和红色历史连接起来，让沿着山路进村的游客能够多停留一段时间。

田心村要做的，不只是修建一处展陈空间，而是把红军故事讲进今天的村庄生活。

一天吊运毛竹10—12吨，一台设备可替代约10名人工，也让返乡青年找到了新的职业入口。

一架无人机改变竹山上的账本

当年年轻人纷纷外出，传统人力运输难以为继，无人机开始飞进竹山。一天吊运毛竹10—12吨，一台设备可替代约10名人工，也让返乡青年找到了新的职业入口。

从烈士墓回到村里，竹山上的螺旋桨声又把人拉回现实。

田心村盛产冬笋、山茶、火姜等特色农产品，竹林资源丰富。过去，毛竹砍下来后，主要靠人背肩扛，从山上一趟趟运到公路边。山路远、坡度大，效率低，愿意上山干活的人却越来越少。

“原来全靠人工，一个是效率低，一个是人员不够。”谭嘉俊说，“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，留在村里的老人也慢慢干不动了。”

山上的竹子还在，山下的劳动力却在减少。田心村想把资源变成收入，首先要解决竹子如何下山的问题。

谭嘉俊和几名年轻人在新闻中接触到低空经济和无人机应用后，开始琢磨，能否把无人机用于山地吊运。

“既然别人可以做，为什么我们不行？”谭嘉俊说。

他们外出学习技术，考取操作

证，购买设备，再回到竹山里反复试验。山地吊运要考虑风力、天气、线路、载重和落点，并不是买回设备就能投入作业。

李杰是其中一名无人机操作手。

此前，李杰一直在深圳工作。看到无人机在农业和山地运输中的应用前景后，他决定回到家乡。他用一个月学习操作并考取证件，购买无人机后又摸索了两个月，也经历过“炸机”和作业效率不高的阶段，才逐渐熟悉山地吊运。

如今，无人机一天可以吊运毛竹10—12吨。

谭嘉俊算了一笔账：过去靠人工运竹，一个人一天收入约200元；现在一台无人机可以完成人工10人左右的工作量，只要正常开工，一天纯收入约2000元。

农田里的账也在改变。

按照谭嘉俊的测算，100亩农田如果依靠人工施肥、打药，要在一

天内完成，至少需要8个人，人工成本约1600元；使用无人机，半天以内便可完成，费用约800元。

这些数字不仅意味着效率提高、成本下降，也意味着过去压在肩膀上的竹子可以由设备吊运，过去需要多人顶着太阳完成的植保作业，可以交给一名飞手操作。那些年轻人不愿意再做、老人已经干不动的重体力劳动，有了新的解决方式。

李杰返乡后的收入也发生了变化。他说，过去在深圳工作时，月收入一万余元；如今从事无人机吊运和农业植保，月收入约1.5万元，比此前增加四五千元。

“就是想把自己地方的资源搬出来。”李杰说。

山里的竹子和树木，过去因为运输困难，很难变成现实收益；现在通过无人机，可以更快运到公路边。对李杰而言，返乡不只是离家更近，也不只是收入增加，而是新的

技术与山里的资源真正接上了口。

谭嘉俊希望带动更多年轻人回来。

“我现在一台机器完全不够用。”他说，田心村及周边竹林资源丰富，吊运和农业植保都有需求。如果再培养一名飞手，就可以增加一台设备，业务也可以逐步覆盖周边乡镇和县市。

他经常把这笔账算给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听：在外面一个月挣八九千元或一万元，如果回到家乡也能获得相近甚至更高的收入，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，为什么不回来？

“他们的心肯定还是向着家里的。”谭嘉俊说。

这句话背后，是田心村必须面对的现实：年轻人外出，老人留在村里，孩子由祖辈照顾；山上的资源需要开发，村庄发展又不能只靠情怀。要让年轻人真正返乡，村里必须提供工作、收入和可以持续发展的产业。



图为返乡创业的青年在田间操作无人机。

赵毅/摄影

让返乡不只是回来帮忙

从闲置校舍改造的民宿，到冷库、烘干房和直播间，田心村正在补齐产业链条。只有让返乡青年获得稳定收入和发展空间，“回家”才不再只是情怀驱动的临时选择。

无人机之外，田心村也在为游客进村和年轻人返乡寻找更多产业支点。

截至2025年年底，瑶安瑶族乡10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15万元，其中田心村达到23.70万元。村里将闲置校舍改造为特色民宿并对外出租，每年获得7万元稳定租赁收入。

过去空置的校舍成为民宿后，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，也为进村避暑、采茶和体验瑶族文化的游客提供了住宿空间。未来红色展陈完善后，民宿还可以承接更多前来了解红军故事的游客。

瑶安乡还由多个行政村联合成立农业公司，建设农产品加工区、冷库、烘干房和展销直播间。截至2025年年底，公司累计盈利约180万元，实现分红近90万元，带动参与联建的村集体增加收入。

这些设施解决的，仍然是山村长期面对的问题：农产品如何储存、加工和销售，游客进村后如何留下来，年轻人返乡后可以从事什么工作。

无人机、民宿、冷库和直播

间，听起来都是新事物，但它们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——让山里的资源能够走出去，让外面的人愿意走进来，也让年轻人回到家乡后，不再只是回来“帮忙”，而是能够进入新的产业分工。

谭嘉俊说，田心村未来希望把田园景观、瑶族文化和长征文化结合起来。游客来到这里，可以看梯田、采高山茶、体验瑶族传统，也可以走进山林，了解6位烈士和“红军节”的故事；年轻人回来，则可以学习无人机操作，从事植保、吊运、民宿经营和农产品销售。

田心村门楼旁的红军线路图刻在石墙上。牵牛岭方向，6位烈士长眠在山林里；另一边的竹山上，无人机正在等待下一次起飞。

红军曾沿着山路来到这里，村民用一年一度的“红军节”记住他们。今天，年轻人带着无人机回到山里，把竹子运出来，也把一种新的职业带回来。

田心村仍在群山深处。它记得来路，也在为更多年轻人寻找归路。

“共产党员”几个字 为先烈找准历史坐标

连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志超追寻“红色雄鹰”冯达飞的故事

中经记者 陈靖斌 赵毅 清远连州报道

在广东清远连州市博物馆展厅内，黄志超把一本书举到胸前，又稍稍往上挪了挪。

“这样就不会挡住后面的字了。”

书名是《人民军队航空先驱冯达飞研究文集》。为把散落在各地的史料汇集起来，黄志超与冯达飞亲属异国华利用业余时间整理、编

“家乡没有写清楚的，就到历史发生地去找”

黄志超，笔名夏韵，长期从事地方文化研究，现为连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。

冯达飞1901年出生于广东连州，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，后赴苏联学习航空和军事，参加广州起义、百色起义、中央红军长征，先后从事部队指挥、军事教育和理论研究，皖南事变后被捕，1942年牺牲。

这样一名经历横跨航空、炮兵、步兵和军事教育的人物，为何长期没有得到与其经历相匹配的关注？

黄志超逐渐意识到，冯达飞留下的足迹太广：广西有他参加百色起义、转战右江的历史；江西有他

校。他既是主要编辑者之一，也是书中多篇文章的作者。

说起冯达飞，黄志超总要先强调一个称谓：“红军第一个共产党员飞行员。”

“共产党员”几个字，他说得尤其清楚。

有人将驾驶“列宁号”的龙文光称为红军第一个飞行员，也有资料把这一称谓用于冯达飞。黄志超比

对资料后认为，两者需要区分：龙文

光驾机加入红军时并非中共党员；冯达飞则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接受过系统航空训练。

“加上‘共产党员’，既尊重龙文光的历史贡献，也能更准确说明冯达飞的身份。”他说。

几个字的增减，在黄志超看来并非文字游戏，而是在为一名革命先烈寻找更准确的历史坐标。为了还原一个更完整的冯达飞，他已经追寻多年。

翻译军事教材的史料；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旧址，他们了解到，冯达飞曾主持军、政、文日常训练，为新四军培养军政人才4000多人。其他资料还显示，他曾在《红色中华》连载《军语小词典》，并参与军事理论研究和抗日游击战争著作编写。

“连州原有材料只知道他在皖南事变后被牺牲，但人物、时间和过程并不完整。”黄志超说，“到了历史发生地，很多线索才连起来。”

调研带回来的不只是复印件和书籍。原本印在展板上的冯达飞，开始变成一个有才能、有性格、也有具体人生选择的人。

“他最后一次回乡，带回的是一支红军队伍”

黄志超研究冯达飞，也因为他的革命人生曾与家乡发生过一次重要交汇。

1930年11月，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，转战桂、黔、湘、粤、赣数省，史称红七军“小长征”。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，使部队给养短缺。

1931年1月19日，红七军进入连县。对冯达飞而言，这是参加革命后一次特殊返乡。

“军部决定发挥他熟悉家乡情况的优势，帮助部队筹集给

“只要有人愿意听，我就继续讲”

近年来，黄志超撰写、发表了多篇有关冯达飞和连州红色历史的文章，并参与整理了《人民军队航空先驱冯达飞研究文集》。部分书籍被送到冯达飞红军小学和有关单位。

他希望，资料不能只留在研究者的书柜里。

连州的纪念馆、烈士陵园和红军活动旧址，每年都会迎来党员干部、军人、学生和广大群众参观。遇到预约讲解、讲解员忙不过来时，黄志超也会站到展板前。

“有人预约，我们就讲。讲解员休息，我也可以讲。”他说。

讲红色历史多年，他越来越

养。”黄志超说。

冯达飞回到东陂走访乡亲，宣传红军主张。红七军随后进入星子、连州城一带筹款筹粮。守城军队纵火焚烧城外房屋后，红七军停止攻城，转而组织军民救火。大火扑灭后，城内商会和群众改变了对红军的认识，筹集光洋、粮食、布匹和药材支援部队。邓小平后来向中共中央提交的《七军工作报告》，也记录了相关情况。

“冯达飞带红七军回到连州，

不是衣锦还乡。”黄志超说，“他带回来的是一支处在困难中的革命队伍，也让家乡群众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。”

补充给养后，红七军继续北上，最终到达中央苏区。冯达飞也从家乡再次出发，此后并未真正回到连州生活。

多年以后，家乡将冯达飞故居所在地豆坪改名为达飞巷，修缮故居，建设纪念馆和红军小学。2017年，他的名字被镌刻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人民空军英烈墙上。

在意听众是否真正记住一个人物，而不只是听到一串职务和年份。

讲冯达飞，他会讲“马克思号”如何被修复，讲他怎样把俄文军事教材译成中文，也讲他在狱中拒绝劝降；讲红七军，他会讲部队如何停止攻城、帮助群众救火，在最困难时仍坚持群众纪律。

“历史最后要落到人身上。”黄志超说，“一个人做了什么，为什么这样选择，今天的人才能理解那种精神。”

目前，他仍在整理《红色连州》书稿，希望在退休前推动出版。问及退休后是否还会继续，

他答得很快：“会。以前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，退休以后时间多一点，还可以继续整理。”

展厅里，黄志超再次翻开手中的书。纸页间，冯达飞驾驶飞机、创办军校、参加长征、拒绝劝降的人生轨迹，与黄志超一次次查找、走访和辨析史料的足迹交叠在一起。

一个人早已离去，另一个人还在不断寻找。

从连州到百色，从永新到皖南，再回到家乡的展馆、学校和课堂，黄志超所做的，是把一段散落在各处的历史重新接续起来。

“只要还有人愿意听。”他说，“我就继续讲。”